

# 重拾實質理性 重建價值思考

文/張釗維



◆ CNEX紀錄片基金會共同創辦人張釗維（圖左）指出，在種籽營學員們可以走出自身原本專業的框架，進行直白坦誠的跨領域思考與對話，探討台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，思索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。對於平日埋首在自身專業工作當中的學員來說，這樣抬起頭來認識其他人的天空的機會，幾乎是絕無僅有。圖為王汎森導師（圖右）頒發結業證書給作者。

2013年的夏天，我在台北參加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種籽營，聆聽台上許多資深專家學者、政府顧問、集團董事長以及部長級官員的前輩們，發表精彩的分析言論；議題觸及生態環境、國際與兩岸、財稅金融、文化教育、產業發展等等。這個夏令營的學員，多半在四十歲上下，都是各行各業的中堅份子，包括處局級文官、大學教授、青年企業家、民間組織執行長、金融機構高級專員、高級工程師、國營事業中階主管、國會議員高級助理、文化媒體主編……等等。

## 抬起頭來 認識其他人的天空

在這裡，他們可以走出自身原本專業的框架，進行直白坦誠的

跨領域思考與對話，探討台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，思索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。對於平日埋首在自身專業工作當中的學員來說，這樣抬起頭來認識其他人的天空的機會，幾乎是絕無僅有。

這群人的組合，講師以40後跟50後為主，學員以60後跟70後為主；用比較寬泛的定義來說，屬於台灣戰後嬰兒潮的一代。這一群從講師到學員之間年齡差距可達二十歲的戰後一代，先後推動或見證了台灣從訓政威權到憲政民主、從社會管制到多元開放、從胼手胝足的來料加工到放眼全球的品牌創建等等，這樣一個跌宕變遷的全過程。講師們尤為其中重要的參與者。

儘管他們經歷了這樣的過程，然而，在種籽營的計畫書當中，

關於舉辦這個營隊的背景與目標，卻這麼說道：基於過去長期的政治因素、社會風氣，台灣人民普遍對於公共議題缺乏關心、或不知如何參與，亦或討論的方式難以深入、全面性的思考。

看到這樣幾句話，或許有人會疑惑：台灣不是已經早就是民主社會了嗎？在民主社會中，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與論辯不是常態嗎？為何在解除戒嚴體制、進入實質憲政將近三十年之後，還會有這樣的現象與擔憂？

## 公共議題討論的困境

且看今年以來，台灣對於十二年國民教育問題的討論，對於核電廠存廢問題的討論，似乎的確符合這樣的描述。特別是原本應當扮演起社會公器角色與公共討論平台的媒體，往往以炒短線與獵奇的心態來處理這些複雜的議題，對於提供進一步深入的知識與歷史背景，完全缺乏決心與誠意。以核電廠存廢問題為例，在媒體的遮蔽之下，民眾往往見樹不見林，只在意核四是否公投，而對於台灣該有甚麼樣的能源政策、該關注甚麼樣的能源安全，完全缺乏基本認識，而任憑政客、名嘴與利益相關者擺弄來擺弄去；而真正有心也有知識能力去深入議題的專業人士，面對這種治絲益棼、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狀，也不免就退避三舍，閉嘴自保為上。

## 菁英不願公開論辯 民眾只能謾罵或噤聲

媒體的不知檢點，給公共議題的討論製造了相互丟糞便與父子騎驢的困窘環境；而與此同時，

多年來的政治分歧也給了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溝通，製造了巨大無比的鴻溝。近期，我因為拍攝教育改革影片而接觸一位教改運動的核心推動者，他開門見山就跟我說，他願意私底下跟我談，但是不願接受正式訪問拍攝，因為他一想到會要跟反對教改的人士在同一部影片中出現，「心理上就過不去。」

菁英份子之間因意見立場相左而不願意公開論辯交鋒，民眾又如何能夠對切身的議題進行思索與表達？最後也就只能各自站隊，隔岸交火、互相謾罵，此謂之「民粹」；或者，封嘴噤聲。

這就是「普遍對於公共議題缺乏關心、或不知如何參與，亦或討論的方式難以深入、全面性的思考。」而對此，多位講師與學員，不約而同地都深有同感，並且認為這是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最嚴重困境。

我認為，台灣今天的困局，如諸多人士所說：缺乏願景、悶、沒有追求……等等，難道不是源於近三十多年來對於實質理性追求的缺失？而失去了實質理性，不就會造成民眾「對於公共議題缺乏關心、或不知如何參與，亦或討論的方式難以深入、全面性的思考」？甚或造成今天台灣所謂的「媒體亂象」，以及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難以相互溝通？

## 工具理性過河 缺乏對彼岸的想像

這種實質理性的缺失，可用鄧小平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話語來進一步說明：工具理性讓我們摸